

談改編電影對文學文本敘事的改寫 從《死前的最後一課》到《死亡紀事》

From Text to Literary Adaptation Film
On A Lesson Before Dying

蔡秀枝 | Hsiu-Chih TSAI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小說改編成電影已經是當代文藝生產的重要項目，也是文化增值、積累、延續與更新的重要渠道。小說與電影的文類不同，從文字到影音的轉變過程，充滿了再現與創新的意義與樂趣。將小說改編成電影除了是把小說所營造的故事重新以電影這個新的視聽文類來演繹之外，也可以說是一種敘事內容的創新與再造過程。例如，導演李安於 1995 年改編自英國小說家珍·奧斯汀（Jane Austen）同名小說的電影《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對於熟悉珍·奧斯汀原著小說的讀者而言，應該是另外一種接近小說精神，但是卻又不盡相似的體驗。李安以一種溫、慢、直的方式去處理珍·奧斯汀原著裡女主角內心時刻呈現的翻攪、拉鋸與遲疑，而改編劇本裡的敘事則將原著裡的時空場景與人物事件運用電影影音的現實化與具象化時而壓縮，時而加以伸展，精煉出情感壓抑與暫現的豐厚火候。珍·奧斯汀的小說與電影版的《理性與感性》，各自以不同的手法呈現出主角人物內心的衝突與焦慮。

然而除了盡可能的去「再現」或「翻譯」原著小說的完整故事與精神這樣的逕自呈現之外，我認為改編電影其實也可以選擇在既保有原著的精神，又朝向增添或擴展小說原著閱讀者所無法感受到的感官與知覺面向的體驗，甚至也許可以由「差異」（difference）進而發展出一種敘事的「脫溢」（digression）（Rimmon-Kenan）、「延異」



1 單純無知的傑佛遜與死亡命運交會的一剎那。



2 克勞倫斯上學前在甘蔗田裡與大人們一同工作。

（différance）（Derrida）、甚至形成「逃逸路線」（lines of flight）（Deleuze）。如是，改編電影就能相對於原著小說形成一種域內與域外的疆界鬆動，因之提供與原著不同，甚至相反、逆向的思考路徑、偏離的探討面向與多義混雜的詮釋空間。這就是改編電影對原著小說所進行的「再現」與「差異」的多重空間生產。這也是改編電影的獨特魅力之所在——因為它既營造出一種虛擬實境的社會與文化的具象空間，也是認知與抽象意義的生產、再生產與再再生產的空間。

小說原著與改編電影既是兩種不同的文類，因此也存在著許多不同文類轉換間的「不可譯」與必然的「差異」。首先，小說書寫長度與電影放映的時間長度各有不同（Genette）。再者，書寫創造的想像空間與具象化現實世界的影音重現時空具有無法完全重合類疊的必然性，而人物塑造、對話、事件、情節敘事等更是兩種文類轉換時無法完全如實「翻譯」、同步「重合」與「完整再現」的最大「差異」來源。所以改編電影並非僅是文學文本的故事以真實的影音「重複再現」，而是更進一步地將讀者個人純粹想像裡的人、事、物、時空場景與情節內容加以現象化、實物化後的一個轉變，而也有可能因之形成一個具有歧義或多義、與原著有著差異與逃逸路線的創新樣態。在這個同時具有「重複」與「再現」的影音文類裡，

現實化的出現實際上是一種限縮、變動與創新的過程。小說文本的敘事、人物、情節與場景這幾個重要的敘事元素都可以在改編電影的具象化與現實化的過程中，經歷限縮、更動、延異、擴散、變異或創新。以下本文將以美國黑人小說家厄寧斯·甘恩（Ernest J. Gaines, 1933-）的小說《死前的最後一課》（*A Lesson Before Dying*）與其改編電影《死亡紀事》為例，據此說明我們如何能經由敘事學（narratology）（Bal）與敘事結構分析方法（Barthes）去尋找幾個新的思考路徑與指出不同的文類參照點，然後將其運用在小說與改編電影的比較分析上，並因此對此兩種文類進行敘事與結構上的分析比較，借以考察是否得以獲致歧義、多元，甚至具爆發力的詮釋與體認。

從《死前的最後一課》到《死亡紀事》：再現與差異

美國黑人作家厄寧斯·甘恩於1993年出版的《死前的最後一課》，以美國南方白人法院對黑人的一宗缺乏正義的死刑審判為起點，以此牽引並勾勒出南方黑人祖孫間的親情、黑人社區的團結與凝聚力、黑人女性隱忍堅毅的性情，和她們對男性不間斷的愛、支持、教育與鼓勵的感人故事。厄寧斯·甘恩這本小說甫出，就立即獲得讀者與批評家



3 葛蘭特屈辱地站在莊園主人古德瑞的餐桌前，請求入監教導傑佛遜。

的推崇，而書中故事情節與小說人物的營造和小說特殊的敘事手法，更使該書榮獲當年度美國國家書評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小說類首獎。《死前的最後一課》不僅是厄寧斯·甘恩至今最富盛名的一部作品，後來也由美國時代華納公司有線電視網 HBO（Home Box Office）在 1999 年將小說改寫拍攝成電影《死亡紀事》，該部電影同樣得到觀眾與影評人很高的評價，並獲得該年度美國電視界最高榮譽艾美獎（Emmy Awards）之最佳電視電影獎與最佳電視電影編劇獎（Ann Peacock）這兩個獎項。

厄寧斯·甘恩《死前的最後一課》不僅強調故事內容與人物角色塑造，讓這些事件與人物在南方蓄奴黑暗史裡具有代表性，並再次揭示這些黑奴後代在祖先長久以來進行勞動的甘蔗種植園區裡遭受種族、教育、法治、民權等等面向上的不平等。三百年來非洲黑奴在美國南方血汗開墾的歷史與黑奴解放後南方黑人所遭受的勞力剝削與黑人民權被剝奪的情形，透過甘恩小說裡 1940 年代南方黑人教師葛蘭特的觀點與親身經歷傳達出來。小說裡無辜的黑人傑佛遜被比喻為類人的動物、缺少智力的豬，並必須為他沒有犯下的酒館搶劫與殺人罪刑承擔被判處電椅死刑的冤屈。也因此葛蘭特老

師被其姨婆露姨所迫，接受傑佛遜祖母艾瑪小姐的請託入監探視並教育傑佛遜，因而經歷自身理念與看法的轉變。也因為葛蘭特將此事對學生作機會教育而使整個黑人社區因為傑佛遜事件而產生團結力量，讓這件充滿種族歧視、判決無辜者死刑的法律案件成為一個象徵，代表著傑佛遜與整個黑人社區對正義的堅持與對黑人之為人的尊嚴與信念堅不退讓的決心。

若由上述《死前的最後一課》的敘事、情節、人物、場景等這幾個小說敘事與分析的重要元素的安排與厄寧斯·甘恩寫作本書的企圖心來審視，似乎由得獎文學小說到改編電影得獎的成功路徑是水到渠成、理所當然的。但是我以下的分析將指出，雖然厄寧斯·甘恩《死前的最後一課》細膩感人的書寫與寓意深遠的小說人物、特殊的情節結構與不同於以往的小說敘事手法的確是小說成功的要件，亦即，小說的敘事、人物、情節、場景等元素的特色，的確能替後來的改編電影預備成功的條件；然而由《死前的最後一課》到改編的電影《死亡紀事》之間，實際上是存在著敘事元素的轉折與變更。

首先，小說與電影文類不同，讀者對於小說敘事的表現方式與觀影者對電影敘事手法的預期

原本就有所不同。將原著小說原封不動直接拍攝成電影，並不能保證電影的必然成功。其次，並非所有小說的敘事元素都能直接以電影的敘事手法拍攝出來；也就是說，由小說到電影的路徑，並非是一條可以由書寫元素直接「翻譯」成視聽覺電影元素的快速道路，甚至兩種文類之間也有根本無法經由「翻譯」直通究竟之處。由小說到改編電影的路徑並非僅是相同的敘事元素、手法、目的和精神的再現與重複，而是兩種文類敘事表達方式差異的發掘與創造，所以無法僅只憑藉書寫文本與視聽傳播媒介這兩種不同文類文本之間的單純「翻譯」行為而完成不同的文類文本之間的「對等轉換」。亦即，我們無法經由「翻譯」的方法與重複或再現策略的運用，就據以將不同的文類文本逕行改裝複製或轉換完成。小說的敘事、人物、情節、場景等元素，都將構成差異的體現與因之而來的創新。因為完全再現或完全翻譯的不可能，於是產生「差異」的製造。

以下我將藉由對於《死前的最後一課》小說與改編電影《死亡紀事》的書寫與影像分析，指出改編電影與原著小說在敘事上的差異，並由改編電影對小說原著所進行的變更與創新，來探討小說與電影在敘事、人物、情節、場景等敘事元素上的翻譯與再現行為之外的可能差異運作與再現策略，如何在原著小說的敘事之上呈現差異，讓電影具有與之不同的意義，甚至象徵寓含。

敘事者與敘事視角的轉換：從特定角色觀點轉向攝影機視角的敘事

厄寧斯·甘恩《死前的最後一課》是以1948年的路易斯安那州一個虛構的巴詠納小鎮為背景，故事前半部的敘事者是黑人葛蘭特老師，故事的敘事則是以無辜黑人傑佛遜於南方白人法院受到不公正審判並處以電椅死刑為始，接著小說敘事就由葛蘭特帶領讀者進入他位在甘蔗種植園附近的教堂—學校、他與姨婆露姨的住屋，他們的日常生活作息、他個人因為請求探監而遭受的屈辱與挫折、

以及他和露姨、傑佛遜祖母艾瑪小姐、安布洛斯牧師、女友薇薇安之間的各種掙扎與衝突。艾瑪小姐與姨婆露姨要求他入監教導傑佛遜成為一個男人，但是前往甘蔗墾殖園主人古德瑞的大莊園低聲下氣地請求他促成警長特許，讓他入監探視並教導傑佛遜這件事就讓他連番受辱：

我猶豫著該如何與他們應對。我該符合自己的身分表現得像個老師，還是該符合自己的地位表現得像個黑鬼？我決定看等下對話如何進行，展現太多智慧對他們來說是種侮辱，展現太少智慧對我來說會是更大的侮辱。（71-72）

艾瑪小姐、露姨、安布洛斯牧師和葛蘭特幾次到監獄與傑佛遜的會面，都是以葛蘭特的觀點與視角來描述，充滿了白人加諸的屈辱與面對拒絕敞開心田的傑佛遜時的挫敗與無能為力。藉由描述如黑人奴僕般的由後院廚房進入古德瑞的莊園，以及幾次面見古德瑞、警長、與學校督學來教堂—學校的視察等事件，葛蘭特清楚敘述白人長官對黑人的輕視，即使如他這樣的知識分子也一樣被貶抑、視為奴僕。

小說後半的敘事則轉變為一直沒有辦法主動表達想法的受刑人傑佛遜的心聲。甘恩小說敘事在此處轉換了敘事者。甘恩並沒有讓傑佛遜本人直接說話，而是藉由傑佛遜的獄中日記的披露，讓傑佛遜得以自己的聲音話語來陳述他的心境。小說前半段以葛蘭特做為敘述者，而後半則讓一直都是由別人口中被觀看與被敘述的傑佛遜吐露自己的心聲，將他自己的觀察與他在獄中的心情與想法的改變都借由獄中日記來透露。厄寧斯·甘恩借用書信體小說的敘事手法，讓傑佛遜在有著許多錯別字、文法錯誤、詞不達意的筆記本上，一一寫下他的想法—如何由充滿憤恨、拒絕接受祖母的愛與食物的「豬」，轉變為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情誼、愛與犧牲的「人」。最後的死刑過程，甘恩又一次轉換了敘事者。這次是透過小鎮上相關與不相關的黑、白人們做為不同的敘事觀察者，將當天的過程如碎片般補綴縫合而成。

在敘事時間的結構上（Genette），改編電影

《死亡紀事》大體上仍然依據著厄寧斯·甘恩《死前的最後一課》的敘事時間順序，只有在故事的開頭做了更動。甘恩的小說原著前半部的敘述者是葛蘭特，小說的開頭是以法院的場景為始。雖然葛蘭特並未在場，但是甘恩卻很技巧地讓葛蘭特將這個不在場的事件以更生動、更有力的方式來轉述給他的讀者，使整個開頭更具歷史、社會與文化的象徵意涵：

我不在場，卻也在場。沒有，我並沒有參與審判過程；我沒有聽見判決，因為從頭到尾我都知道會是什麼結果。我彷彿跟其他人一樣出席了，不是坐在姨婆和他的教母後面，就是坐在她們旁邊。(19)¹ 葛蘭特接著將敘事帶回到了發生殺人案件的葛洛培的小酒店，轉述了傑佛遜對整件事件的說法、法院裡檢察官對十二位白人男子陪審團員的說法以及最終的審判結果。小說第一章法院場景是以葛蘭特對南方法院與黑白種族之間的瞭解所做的猜測性敘述。這裡面包含著審判本身的不公平，也將黑白種族之間的不平等關係遠溯回三百年前美國買賣黑奴的歷史。

類同於小說對於敘事者與敘事觀點的強調，《死亡紀事》的敘事視角也有著所有電影的視覺便利性——攝影機視角是可以變動的，它可以保持一種第三者的旁觀視角，也可以與任何一個角色站在一起，用以傳達這個角色的觀點，但是它也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之間進行游移與觀點轉換。攝影機的拍攝視角傳達了電影的敘事觀點（Chatman），這是電影拍攝者的觀點與詮釋視角。這就是小說原著與改編電影之間，潛藏於兩種文類本源處的敘事觀點或視角的重要性。《死前的最後一課》是以葛蘭特想像中的法院的場景與葛蘭特的詮釋觀點為起始。《死亡紀事》攝影機的視角則是在電影一開始就採取了非全知全能的、受限制的第三者（non-omnipotent, restricted third-person point of view）的視角來看待整個事件。電影的第一個鏡頭是傑佛遜在路易斯安納州甘蔗田旁的黃土路上無所事事、漫不經心的行走著，接著，後方一輛車停下來，他受邀上了車，跟他們一起到了葛洛培的酒店。觀影者

見證了酒店裡的殺人事件，然後，攝影機帶領觀影者出席了法院審判的過程。觀影者看見了白人男子陪審團員高傲的表情、聽見了檢察官貶抑傑佛遜智商，將他比喻為豬的辯護辭。

攝影機的視角讓觀影者可以審視整個法院場景，有如客觀的第三者。在此處，電影的拍攝手法與小說原著的敘事視角有著極大的不同。小說原著的前半部是以葛蘭特做為黑人知識分子與教師的特殊身分，時刻感受到周遭白人對黑人的壓迫與對黑人民權的剝奪。葛蘭特反覆思索反省著傑佛遜在法院的審判過程如何對他的教母也是祖母的艾瑪小姐、露姨以及整個巴詠納的黑人們的意義。葛蘭特明白地指出這個審判過程與其意義不僅僅是屬於當下在場的傑佛遜與他的祖母，也同時是屬於整個巴詠納所有的黑人，那是過去數百年來黑人血汗歷史殘留痕跡的重現、也是白人不名譽的汗點的複刻。歷史上白人主人對黑奴的剝削與虐待、當今黑白隔離政策對黑人權利的剝奪與司法審判的不公不義，是整本小說的主軸。

改編電影的敘事視角因為可以游移在電影場景的旁觀者與葛蘭特的視角之間，所以不再完全以葛蘭特為意義的終端詮釋者。電影第三人稱視角與小說第一人稱觀點之間的距離，減弱了原著小說裡葛蘭特沉重的控訴與內心的痛楚。小說原著裡經由葛蘭特的敘事視角所強烈詮釋的，是屬於南方種族不平等政策下被壓抑與歧視的黑人知識分子的憤怒，尤其是面對黑人族群的期待與盼望下飽受精神折磨，卻又不知該如何解決困境的煎熬痛苦。葛蘭特於是只能擺盪於逃避式地幻想，想像可以放下一切，一走了之，以為逃離家鄉遠走他方就能擺脫那種可怕的、要求自己為族群立下功勞、揚眉吐氣的沉重期待。對南方黑白種族間的不平等、南方墾殖園區黑人被持續剝奪民權的歷史糾葛、與黑人族群被貶抑與賤踏的自尊與身分，小說裡葛蘭特的敘述與詮釋都相當直接地以其黑人知識分子的自尊嚴正地敘明、反抗或被迫以大局為重而進行自我壓抑。但是這樣鮮明的敘事視角與立場，在電影攝影機的拍攝下，或多或少地被攝影機旁觀的第三者



4 傑佛遜漠然背對前來探監的祖母與葛蘭特。

視角給弱化了。敘事視角一旦不再與葛蘭特做為黑人、教師、知識分子、墾殖莊園宅邸裡黑人女僕的後代的身分與位置重合，就不需再自始至終完全貼合著葛蘭特的視角與詮釋，以這代表著黑人全然的自覺與尊嚴去堅決抗議白人的不公不義、控訴黑人被南方白人剝奪民權、指陳黑人在此地被白人輕視貶抑、如何不斷地被提醒必須對白人必恭必敬、始終被剝奪自尊與身分又不得翻身的艱困處境。電影《死亡紀事》攝影機的敘事視角讓觀影者與葛蘭特的認知之間保持著某種距離，雖然觀影者與葛蘭特一樣觀看到、也感受到白人對於黑人的傾軋與不義，但是電影敘事視角第三人稱的位置與距離勢必減弱觀影者對葛蘭特和黑人種族的同情與認同的強度。

改編電影的創新：敘事情節和人物的變動與增刪

雖然充滿了對整個南方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法治制度的指控，我認為甘恩小說《死前的最後一課》的真正主題是在於愛的教育。藉由傑佛遜的事件，甘恩小說所帶出的最重要的意義與象徵寓含並不是在於控訴黑白種族間的剝削

與不公不義，而是在於闡揚愛與教育的力量。傑佛遜最終終於可以感受到祖母、葛蘭特以及所有黑人區的人們對他的愛並且願意去愛人；他已經被教育成為一個男人，也粉碎了白人的神話：

對他們來說，你不過又是一個黑鬼，沒有尊嚴、沒有心，對你的同胞沒有愛。你可以證明他們是錯的，你能做的遠比我能做的還要多。...

神話就是大家都相信的古老謊言。白人相信他們比世上任何人都還要優秀，那是個神話。他們最不希望見到的就是黑人男子站起來、能思考，證明共同的人性存在我們所有人身上。那會摧毀他們的神話，他們將不再有正當理由奴役我們，讓我們繼續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只要我們都沒人站起來，他們就是安全的。...

我希望你能站起來粉碎他們的神話。...我希望你能向他們證明，你跟他們一樣是男人，比他們還要更像男人。（260-261）

愛的教育使傑佛遜能勇敢的面對因為不公義的判決而帶來的電椅死刑，他要為了祖母與族人，以雙腿走向電椅，帶著尊嚴面對他的死亡，粉碎白人的神話。這樣的勇氣也使葛蘭特最終感受到愛的教育是改變種族困境與增進種族自信與自尊的力量。

在小說裡，甘恩透過葛蘭特的親身經驗，對



5 克勞倫斯告訴葛蘭特，有一天他一定要去遠方那個自由的國度。

於教育的力量有著深刻的辯證。葛蘭特的教學環境說明了在黑人區推動教育的困難。教室就是教堂，學生也沒有不缺頁、足夠大家使用的二手課本與練習用的粉筆。督學並不在意黑人學生是否能夠學習課業，反而有如黑奴市場上購買新奴隸的白人般檢查學生們的牙齒。學生只能在農忙之外的時間上學，但是大多數的學生並不懂為何要唸書，也不專心。葛蘭特對自己的教學感到灰心，懷疑他真能夠教導這些學生成為負責任的人。他想到了他自己的老師，黑白混種的克里奧人（creole）馬修·安東：他那時便告訴我們，我們多數人會死於非命，沒死的那些則會被當成動物般折磨壓迫。他說我們沒有選擇，只能逃離，跑得老遠。他說他就是活生生該跑而沒跑的明證。

他沒有說，但我們都感覺到他心裡什麼都沒有，只有對自己的憎恨與對我們的輕蔑。他恨自己混雜的血液，恨自己懦弱的存在，也恨我們的存在每天都提醒他。（92）

馬修·安東對自己混雜血液的痛恨與對黑人學生的憎恨最終並沒有讓葛蘭特好學的心退卻。馬修·安東不相信教育能改變他的學生，只是忿恨地告訴葛蘭特要逃離南方。葛蘭特對於教育的無力感讓他擺盪在逃離南方與逃避做為黑人男人對於黑人種族的責任。但是葛蘭特比起他的混血老師幸運的地

方是，他並不痛恨自己身為黑人，而且他除了有一位愛他且意志堅強的姨婆在背後默默地養育他、教育他，還有一位混血克里奧女友薇薇安持續不斷地給他愛的力量，堅持他應該堅守做為教師的責任，始終支持他入監感化傑佛遜。最終葛蘭特由安布洛斯牧師那裡領悟到只有成為黑人社群的一部分，理解並分享黑人社群裡人們的喜怒哀樂，甚至要能夠瞭解別人如何為了愛自己而隱瞞、說謊與忍受各種痛苦與犧牲，那才是真正的教育：

這就是我和我的差別，小子；這就是為什麼我才是受過教育的人，而你只是個呆子。

我瞭解我的同胞，知道他們經歷過什麼。我知道他們都在欺騙自己、對自己說謊，希望他們大家深愛且信任的那個人能回來，幫助減輕他們的痛苦。

（297）

甘恩《死前的最後一課》透過葛蘭特所敘述的，是一個學生超越老師的故事。葛蘭特超越他的混血老師對自己混雜血統的憎恨與對黑人的輕蔑，終於在不同導師（姨婆、薇薇安、安布洛斯牧師）的教育之下成為一個比他的混血老師更加堅強且懷抱愛與理想的教師，而傑佛遜也在葛蘭特的教導下，超越他的老師，以祖母與黑人社區所傳達給他的愛與堅強的勇氣去面對死亡。

但是電影《死亡紀事》的劇本則是針對這一



6 大家共同入監探視傑佛遜，克勞倫斯告訴他：「我會永遠記得你。」。

段葛蘭特親身經歷的教師與學生間的教育信念衝突與種族愛憎演進史，做了改編。混血的馬修·安東老師並沒有在《死亡紀事》裡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名叫克勞倫斯的黑人學生。他第一次出現在攝影機鏡頭下就是一大清早在甘蔗田裡勤奮地幫忙，直到上課鐘聲響了，得到父親與工頭的許可，他才急忙地跑向學校，接著，就是被葛蘭特老師訓斥上學不應該偷懶遲到。電影的第三人稱視角讓觀影者得以理解到克勞倫斯因為家庭經濟關係而必需在「在甘蔗田幫忙」與「進教室讀書」之間掙扎的苦境，同時也讓觀影者看見葛蘭特做為一個負責盡職的教師對於學生接受教育時必須遵守學校規約的嚴格要求與堅持。我們第二次看見克勞倫斯是在葛蘭特的教室裡。傍晚放學時分，葛蘭特探監之後回到學校，發現克勞倫斯仍然逗留在教室內觀看著地球儀，於是開啟了一段師生間的溫暖對話：

葛蘭特·威金斯：「你在這裡做什麼？」

克勞倫斯：「我讀到一個國家。南斯拉夫。」

「是南斯拉夫。那國家怎麼了？」

「那邊有黑人嗎，老師？」

「沒有。只有白人。」

「那誰來工作呢，老師？」

「他們自己打理工。」

「我想到那裡去。」

「那很遠呢。非常非常遠。」

「用走的會太遠嗎？」

「是啊。」

「我要搭火車到那兒，老師。」

「我要搭火車到南斯拉夫。我知道我行的，老師。」

「克勞倫斯…克勞倫斯，時候不早了。你最好快點回家吧。」

「晚安，威金斯老師。」

在這段老師與學生的對話裡，克勞倫斯懵懂地提出了黑白種族間的奴役問題，也表現出他對自由與種族平等的渴望與憧憬，以及他對目標不懈的追求決心。

電影《死亡紀事》刪除小說原著裡馬修·安東與葛蘭特師生之間充滿種族憎恨與逃避主義的教導，改之以葛蘭特與克勞倫斯師生之間充滿憧憬與善意的對話。《死亡紀事》電影對原著小說裡故事情節與人物角色的增刪改寫，讓電影中的葛蘭特與克勞倫斯的對談流露出師生之間與種族同胞之間的愛與關懷。同時也點出克勞倫斯好學的精神，已經傳承了葛蘭特老師對知識的喜愛與追求。黑人持續不斷對知識的喜好與追求，並且能一代代的傳承下去，就是改變歷史遺留下來的汙點與陰影的最好對策。電影裡這樣的改編，使得小說原著裡有關



7 傑佛遜終於接受並回應祖母的愛。

愛的教育的主題更加彰顯出來。雖然電影發展出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面向。小說原著強調了葛蘭特超越了混血克里奧老師馬修·安東對種族的憎恨與偏差負面的逃避主義，電影則強調黑人教師葛蘭特與學生間教育的世代傳承。但是這樣的改編，雖然使電影的敘事有著光明正向的勵志作用，也使原著小說裡另一個常常出現的子題——混血的克里奧人尷尬與悲慘的身分與地位——被悄悄隱去。《死亡紀事》電影針對克里奧人馬修·安東老師這部分的刪減，將小說原著裡較為複雜的黑、白與混種間的關係單純化為黑白種族之間的關係，使得小說原著裡甘恩對於不同種族與不同膚色的人們彼此間的壓迫、奴役、輕蔑、羞辱、傷害、與愛憎等問題的複雜提問化為烏有，將南方複雜的階級、種族觀念與糾結扭曲的情感用簡單化的二分法與溫情的對話加以帶過，這對於南方的種族問題的深入探討與分析研究而言，其實是一種淺薄的、粉飾性的處理方式。其次，小說原著裡各種不同的教育信念間的對比與衝突，深刻地突顯出教育的力量與人在接受不同的教育衝擊的過程中的可能轉變。改編電影將馬修·安東的角色刪除，也同時刪去了馬修·安東所代表的種族迷思與逃避主義，弱化了原著小說裡對於不同的教育信念的比較，也因此缺少了對於為人師者偏差或錯誤的思維可能為學生帶

來負面教育意涵的反思。

《死亡紀事》的差異路線：淡寫歷史與寄望愛的教育

《死亡紀事》對於原著小說的改編犧牲了小說裡對於種族問題的深刻描述，但是這樣的「差異」性增刪，也將小說裡對於過去歷史與現在處境的沉重控訴（主要是透過葛蘭特對週遭的觀察與他親身受辱的經驗，和馬修·安東的自我壓抑、憎恨與放棄來表達），轉變為對於黑人小孩未來的展望（透過克勞倫斯對黑白種族間不平等的質疑與一心希望獲得自由與平等的渴望來顯露），讓歷史脈絡裡的錯誤與傷痕血淚，有了重生與創新的機會。

克勞倫斯在電影裡的最後一個鏡頭，是與其他同學在葛蘭特老師的帶領之下到監獄探望傑佛遜。克勞倫斯對傑佛遜說：「我會記得你的，傑佛遜。我會永遠記得你的。」如果小說裡葛蘭特雖然對馬修·安東沒有任何尊敬與愛，而馬修·安東的存在對於葛蘭特而言是一種對於對手或意見信念相反的敵手的需要，那麼電影裡的傑佛遜將不只是克勞倫斯不會遺忘的英雄，也將會是一個精神上的導師，因為他代表著不屈不撓的勇氣。這是一種面對無法撼動的不公不義與社會審判時的勇氣。葛蘭

特老師終於讓傑佛遜領悟到不抵抗、默默的承受不公義的審判背後所代表的更大、更深刻的勇氣。克勞倫斯對傑佛遜說的話也正代表了黑人社群新生代對傑佛遜捍衛黑人族群尊嚴的犧牲的認同與對他的犧牲的尊敬。黑人區人們對傑佛遜的尊敬，是原著小說裡傑佛遜之所以能成為黑人社區與族群繼續賴以生存並繼續抵抗白人神話的表徵。

由此觀之，《死亡紀事》電影對於原著小說敘事情節與人物的改編雖然簡化與弱化了小說原著裡甘恩對於教育的意義、過程與信念的深刻探討，但是由於電影增添了克勞倫斯這個角色，以及他與葛蘭特師生間充滿樂觀與溫暖善意的對話，因而形成一種聚焦（Bal, Genette），從而肯定也傳播了正向教育思維的力量。改編電影的角色增刪與敘事視角差異的製造讓原來止於抽象含意的傑佛遜之死，成了實際的、新的契機——做為黑人區新生代，克勞倫斯由葛蘭特與傑佛遜那裡，得到更完

整、更堅決的愛的教育，讓黑人區人們的生存與生命有了翻轉朝向光明的機會。《死亡紀事》雖然與原著小說存在有許多處差異與歧異，同時也簡化並弱化了原著小說的論述與複雜的思想層次，但是若針對改編電影對原著小說敘事視角與教育論述的方向的掌握而言，《死亡紀事》仍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原著小說的簡化再現版，而其最大的貢獻也許就是對原著小說裡所強調的「南方固有的歷史、社會、經濟、法治、教育、文化畛域裡對有色種族的成見、傾軋、剝削與奴役」這個部分的鬆動與多元意義的創新，因之顯露出電影敘事遠大於原著小說的企圖心——敘事朝向減輕對黑、白、混血種族之間的傾軋、羞辱、憎恨等歷史的陰暗面的描述與強調，冀望促成各族群間成見與憎惡的消弭，期待不同種族能因為各自對於愛的堅持與教育的不斷傳承而達到相互承認與平權的可能未來。

■ 注釋

- 1 厄寧斯·甘恩：死前的最後一課（柯乃瑜譯，2012）。台北市：商周出版。本論文以下有關本書的引用部分，將只標示頁碼。

■ 延伸閱讀

- Bal, Mieke. (1997).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Toronto: U of Toronto P.
 Barthes, Roland. (1977).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In *Image-Music-Text* (pp. 79-124). New York: the Noonday P.
 ———. (1990). *S/Z*. Oxford: Basil Blackwell.
 Chatman, Seymour. (1978).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P.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3).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Tran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rian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 (1994). *What Is Philosophy?* (Hugh Tomlinson and Graham Burchell, Trans.). London: Verso.
 Derrida, Jacques. (1976). *Of Grammatolog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 (1981). *Positions* (Alan Bass, Tran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 (1982). *Margins of Philosophy* (Alan Bass, Tran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Gaines, Ernest J. (1993). *A Lesson Before Dying*.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99). *A Lesson Before Dying*. Screenwriter, Ann Peacock. Director, Joseph Sargent. Producer, Robert Benedetti. Ellen M. Krass Productions. New York: HBO.
 Genette, Gérard. (1986). *Narrative Discourse* (Jane E. Lewin, Tr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8). *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 (Jane E. Lewin, Trans.). Ithaca: Cornell UP.
 Rimmon-Kenan, Shlomith. (2003). *Narrative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厄寧斯·甘恩（2012）：死前的最後一課（柯乃瑜譯）。台北市：商周出版。

■ 圖片來源

剪輯自浦力亞科技有限公司（台北市，2008）所發行的 HBO 電影 *A lesson before dying*（Ann Peacock 編劇；Joseph Sargent 導演；Robert Benedetti 製片，1999）。